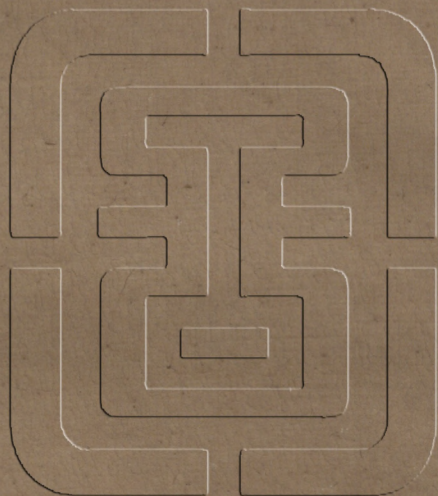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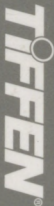
2053



皇明文衡
一五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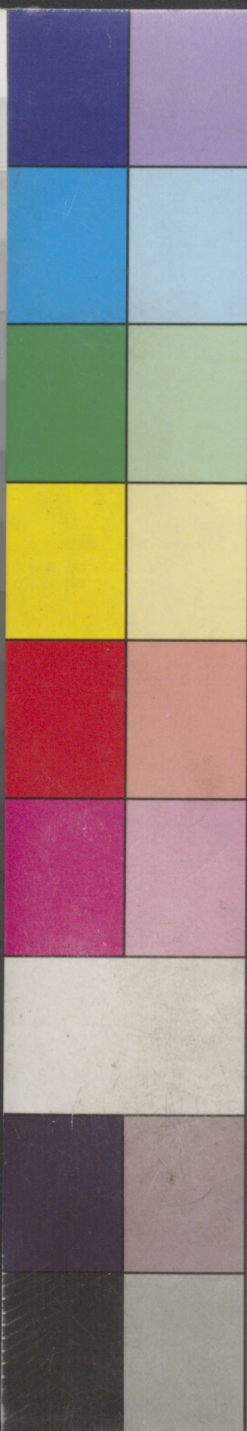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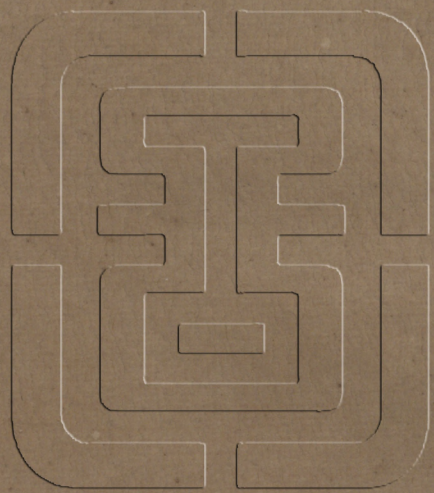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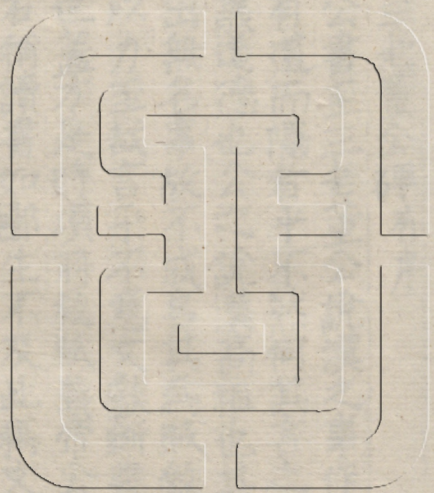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碑

漢三老董公碑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件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斷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縱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鄼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

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叛什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執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公之蘊可與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 有序

予讀大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倨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荊陽漢危甚

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云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獲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曷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自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榮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潛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書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是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

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商巫咸祠碑

張孟兼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火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甃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玉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闔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歿而為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

爲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虛也矣是宜食享其土
不誣乃爲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
巫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瞻兮我土神化兮
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佑山雲兮浮浮神宅兮
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羞我享兮以零匪鐘鼓兮爲
娛吁願我民兮不渝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
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茲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
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
爲元其在人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

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譬有長盛昌火之
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
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謚萬石君之父子謙
謹不諱內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
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
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
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
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
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
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
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
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

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韓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旣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覺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關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憐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

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高夫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父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社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墮書淫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弗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

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
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官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
百輔德于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敦

蜀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
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
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
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
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
靈奇盛者則爲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
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魏魏赫赫與日月並明
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

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
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
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
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疑左右
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持一世之
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
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
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
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忠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
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
人虔奉如侯尚存成頌紀德刻之牲石俾求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背敬吞穢腥上聞帝爲躡大統

重昇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闔虬髯虎眉而赤睛寶刀白馬
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
躡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
靈在天憐若瞰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係曹兇
虐罪不原羈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命尊海內廟祀莫
敢設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牲碩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
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
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行德涼媚瀆神不登至理甚昭
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敕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二年夏五月

皇上御 奉天門召翰林學士臣鍋三吾謂曰朕曩命工曹

鼎新百神祠于欽天山之陽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效忠
以死直全唐是方今本部尚書秦達奏唐已告完碑已鑿就
請文鑱之以壽永久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

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元民幼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
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全知樞密院事當元
至正辛卯潁川兵起事聞肯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駢奏
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比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
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也可
札魯勿赤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
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斷江
而且戰且守坐困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
夫臺治孤危所仗湖廣平章阿魯輝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

苗兵翻肆暴掠阿曾輝者旋亦見殺退軍于杏花村高郵廬
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為
兵富者出粟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

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
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潰公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
右若將有為或勸之遁去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城存則生
城破則死尚安往遂死其所郡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不忍棄
去亦死焉

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槨斂葬
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洲行省左丞相上柱
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嗚呼公為不負臣節矣竊嘗慨歎自
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內藩將失律其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

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為之昔厲不可辱之節比
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以死曾無難色非曾中有
定見者其能然乎跡彼平日閉閤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
風生前無古人至此則皆斂裳宵逝忠節無聞其干公賢不
肖何如也欽惟

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死皆俾廟
食以厲臣節

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心惟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
岡市閭閻非官民揭虔所故今徙是方與諸神聯祠廟庭庶
門輪奐一新繕以垣牆樹之杉竹是使公之忠槩與欽天山
全其巖業公為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
不有所觀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

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

天兵聿臨弔伐是心久旱而霖元有蓋臣見道之直如公罕
倫桀犬而信各爲其君豈顧堯臣堯仁如天表以墓阡廟
以揭虔惟闕闕中往來憧憧感動宸衷欽天山陽厥土燥
岡造祠是方聯諸庶庭煥其丹青公此妥靈享祠山巔與
國縣延億萬斯年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六

碑

皇明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乘
大化以控搏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歿爲明神理之常也
是以先王叙功以作先祀也非惟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
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賽典赤之於元其
人雖死其功列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一世祀茲其近
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
斯古道也夫

聖人出而大命集必生應昂降岳之佐以開其休時維我王
勿隆天造受息

帝室年十有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託肺腑外秉節旄以
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以材畧見知于

上同知大都督府事幾十年所奏無一不當

帝心者西畧崑崙流沙轉戰千里皆生擒其渠帥平二十
餘萬落封西平侯功在盟府率兵南征深入不七撤將柯蹄
夜郎徑安定鞞烏蠻大戰曲靖擒元司徒達理麻梁王把西
刺瓦爾密走死不決十辰遂開雲南車里八伯平緬皆虎視
以雄莫不嘔咿倉俸稽顙效臣順明年諸部覘王師之東也
曰予復叛兵二十萬蠢屯蟻附城幾不支王聞勒步騎至自
芒賊愕遂潰自相蹂躪伏死填道雲南底平悉致其酋帥
京師動莫大焉在鎮十年以仁智為理閩庠序以示之禮迪
官常以示之制均政役以厚其聚以旋定安集為已任其桀

黜批我王度則差馬換稽草薙而禽獮之牯阿資燔者滿磴
矣情塵定邊凡斬首數萬捕虜過當王垂涕而遣之諸部懷
仁服義始豫附以和收其馬牛金銀丹漆杭稻以充軍實雖
遐湯冒闇皆覩天日之明道德之華自王迪之也山川草木
桐生懋豫與嘉賴之德莫懋焉及薨軍民罷市巷哭至有勢
面者朝廷嘉之追封王爵恩至渥也民夷念王不置合辭
請于 朝建祠報可俾王之于今西平侯纂其任從民望也
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于民曰以勞定國王兼而有
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于薨之後二年九月某甲子成
于某月某甲子凡為楹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
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于后以垂無極不獲辭因作迎享送
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
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檻撓槍助

帝駟伐基隆平氣壓崑崙蕩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
海縻長鯨長鯨既剽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
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 虞廷上騎箕尾為列
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遺像夾兩楹神光
夜夜飛爽靈胎蠻布渴通杳冥楚麗颯谷從兩旌倏焉如雲
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千齡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羣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

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六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
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
後僉曰

陛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

皇帝曰尔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
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
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
者若于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
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嶮然當其衝夜聞
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岩險膚寸不
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謹譁踴躍交慶事聞廷
臣稽首稱賀謂

聖德所致

皇帝辭以弗違推功于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坊俎豆既陳羶香胙饗玄雲倏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厲為文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

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勤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貞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充塞兩間者鬼神

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靈鼓動寒暑更迭歛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關默輸寔由

聖德感乎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驥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

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

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者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
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

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以民康端拱垂衣無為而
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
具歆壯哉北京

龍飛之所

帝用詒謀大啓厥宇慎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于來于始經

營

皇帝有詔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梗楠豫樟絜之百
圍神用呵闕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
弗掩良材九九孔鼻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壁巖

巖崇崇深谷豁呀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截嶻徐步曳武
猶慮債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逾
壑砰磕如雷巨石斲礮隨聲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
六丁佑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

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礼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體
清牲膾籩豆淨潔肴羞維旅殯瘞有苾春蘿蔚陰秋菊垂芳
裸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
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凰驟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
降只鼓鍾鏗鎗神醉以喜神未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

沚作禳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荆制靈祠以誌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寔

侔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為秩宗在周為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

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選禮部數月陞尚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千百神

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器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左予理無忽爾惟當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誓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

上所命濙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

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山川嶽與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

曰濙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

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堂之側為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後堂左右為

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
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充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
制度弘偉方之近代倬乎過焉既成以聞 命京師諸司長
貳咸往落之 命光祿賜宴 恩澤文隆羣情歡溢咸謂

皇上悼典庸禮啓自 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
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
為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
禮所以為 國家天下之木器不可一日無者而興之必得
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觀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益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為心居室豈今所急却其奏既而出

聖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通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
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
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却其奏而出
聖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
懷保之政蓋 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
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務而再
却有司之請 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

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勅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
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

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
鑄桓桓六御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

帝謂臣濙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
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

帝謂臣濙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率力齊材良成之不
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與焉闕廟宮崇維

皇明聖以禮蒸國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
約已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
暇仁澤流霈源弗窮悅擇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淳
浴厚龜龍在沼麟鳳在數體信達順維

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
以熙
帝載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主則
父母之沒則丞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
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子喜為之興利常行視
水教之蓄泄躬履壑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埭間相爾
汝語如家人未嘗笞詈辱人遇老病鰥寡率有恩意所過飭
勸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撤之
督民恐以緩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謹而急民是
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於

籍民被枉比比

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奸直枉御史當詣蘇
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齊部遂以檄候
御史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敢
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柰何數出無禮語詭詈之侯忿鬱不
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
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
怨於道路累年不解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
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
讀書焚香而已易簪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
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遙見楚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翰
林庶吉士為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嘗奉

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耳侯卒之
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匱行白衣冠送
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善繼善
慶周孟德孟敬因眾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
侯來請書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
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
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冷冷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
玉瑤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芑芑兮連疇侯顧我
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修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鱣兮陸有虺
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
山之明兮水之麗侯捨紘兮安適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

我佑我兮無遐遺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曠災
沼有魚兮豈有畜公無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承
侯福兮千百世祀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
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勅建每歲春秋
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脩治不繼日
入於弊懼無以稱

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制曰可命工部聚材鳩
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州所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
理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
承唯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

殿前殿翼以兩廂前啓三門旁列廚庫凡諸像設靡不畢備
弘麗靚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於
是信來請曰是役也宜有紀願書而刻之麗牲之碑惟天生
大有為之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

太祖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霆擊雷
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充豫遂議北征

車駕至汴中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諭以仁義行師毋
殺戮以逞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
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平河東
入秦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
允深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還
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哀飲食必祭

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比廟之所以作也昔漢之西鄉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軍以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不廢今王以雄材大畧佐

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績爲多其功烈在朝廷利澤

在生民蓋甚大較之飛實過之國家褒答勲臣恩禮之厚

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爲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

王之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

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代

可知矣乃爲述其事而系以詩曰

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敵當其鋒通州亦在破竹中奠安民居過寇衝播灑義澤揚仁風閭閻歌舞

靡怨恫旌旗北伐兵馬雄汛掃絕漢烟塵空大星宵墜感

帝衷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用不恭

聖皇繼述棟愈隆神之仕位儼儀容調和陰陽幹化工疵癘

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七

碑

蒲州廟學重修脩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秋上丁凡一
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殿廡
焉廡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
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
苗巖人家世業儒旣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
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奉因進
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
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
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脩治

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之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勸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鑲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末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

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旣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庶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効矣於是旣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惟此薄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

尊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礮琢業必
專精於道自天全昇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
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
復性是極延延鄰膏心法相承由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
矣正緒邈絕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
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
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于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
熙淳茲類有政政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
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推元氣
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驚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

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
而可以拯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
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
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
當夫微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
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
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
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
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
終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
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柰何王蔽於奸忘讐忍耻自棄
其上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道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秦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記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檣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爲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

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

皇帝初卽大位以統幕師

上皇未復寇方內偏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邊亂畧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程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旣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子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程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旣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旣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母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耻兮
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就神胡爲兮滯留
駕風鵬兮騁雲虬媿鄉邑兮少休竿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
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瞻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
翱翔肅羽騎兮成行響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
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蒸與嘗江之南兮河之
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于
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爾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昏墊
勞于湮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
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
至乃奉揚 明命戒吏節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
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
濶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
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
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比道也今或反是
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
又由豫而充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

通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文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抹也今欲抹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陵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樂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濬又三里而至于李峯之崖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濤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商鄆北之出沮如而資濬既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礎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礎之鐵蓋合土水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潭濶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濤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

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
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
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
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獨潁河州縣之民馬
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
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
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鎰三千緡百八釜二
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糞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
不計其筭然其用糧千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
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
事臣詡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

山東按察司事臣蘭

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
轉輸貢賦所由以遠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
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武
之瓠子不以旣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
躬勞萬乘役壁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
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
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未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
有貞曰凡此成功寔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持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
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

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
之文曰

皇真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
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
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疑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
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
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 命朝嚴夕儆
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
潰乃踈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
其根河防亦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
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

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鋤秦蹶項威
振寰海然至此為冒頓所困拓跋魏據此而起而以得中原
之半遼金皆以此為別京尤因之盤根株固窟穴焉維我
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運城堡千數百以控制朔漠
達于無外蓋自

帝都顧視之大同其在翼也 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君華

夏攘夷狄者可侔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
寧為名厥有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於

成守饋運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甃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墁
繪飾之巧有非素習則維王公將帥官府解署有不逮中土
者况於觀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台濬王公越來鎮
天同令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太守綏德郝
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著績用遷館郡綬有所興
革克承憲度公嘉獎之以新觀之事委焉君退與其僚捐俸
為率俾觀之羽士張道維集好義者所願輸始事于成化三
年丁亥某月訖工於明年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
甬道屬于中殿三間道東西各有亭中殿之南甬道屬于山
門道東有鼓樓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四周東廊二殿北
以祀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關王
間架高廣深遠加其數觚稜累恩欄檻增其規香火灑掃朝

夕節朔定其制石山藝卉沙墀植樹期其久既成文武官曹
兵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著吾人至于斯觀有所
祈謝祥臻災弭寇殄物阜雖感神惠而愧觀弗稱今茲稱矣
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郝君嘗從予學乃以王
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
聖主在上享天心恢神謨以長轡馭馭也斯觀之盛則賢
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人能得其宜于中也然則斯人在下
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庸有既乎哉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
曰絕塞之表不聞刀斗乃聞道觀囂鳴鯨吼鼓鍾之聲警于
昏曉烽燧不見乃見華燈夜集千觀燁燁如星我
皇御世武緯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野
日之夕矣牛羊來下饗餐是宜漣醑亦諳出而射獵獲虎耽

耽歸舉兕觥抵掌醺酣囊金車帛來自塞南家給人足捐財
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榭楠維神之尊其居正宇垂衣雲霞寶
冠玉塵與天爲徒祐我

聖主旁殿居者哂喜曠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爾胡勿驕神
欲勦之都憲節出大將轟塵執以還城往觀數侍入門而左
關雲長居顏如渥赭有虬其須單刀雪瑩胡魄先誅有屹者
亭碑峙龜趺守臣所立齏鴛仙書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八

神道碑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
五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
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英於是命爲帥首
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
帥首亦爲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
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
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變于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爲朕肘
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
溧陽王兵至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

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爲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勦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寤益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寤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循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

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還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遣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西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黥兵固王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主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惟揚元義兵盡歸王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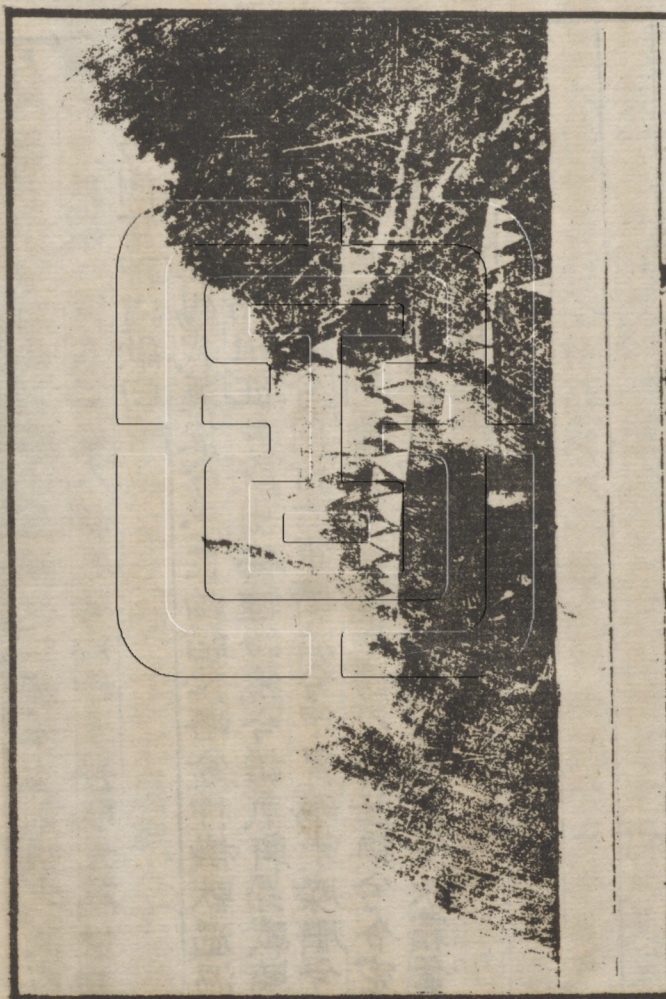
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
令復守潯陽北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
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
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
塗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
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
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
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
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
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
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
萬東取吳越麇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

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始蘇
下兼浙左之太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
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卽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將
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
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
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
煩朕念北齊旣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
洛陽長驅嶠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
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濟
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
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
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

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
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疝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
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
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
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
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
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
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
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
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疝昭明乎日

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滅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
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
諸聖石樹當神道歌曰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兮神機默溫溫
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旣出幡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
靈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矛燦爛兮
精銳舍之兮周廬星列屬羣兮比比懸傍刁斗聲頻兮令密
山川妖魅兮奚藏營弧力勁兮駭機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
忠海內兮孰前當推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大明追封揚王神道碑銘有序

宋濂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去

太廟復念

於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揚王外王母為揚王夫人建祠

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

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園立署令往祭而修治之宣麗掃
之戶凡三護視坐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
諱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
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
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者遺糧以療飢已而糧絕計無所
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顧護山有死馬共亨食之縱死亦
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
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
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
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
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
藏之艙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
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傍徨不自安忽

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禱祈者不可
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
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
揚不樂爲軍伍避去肝胎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
二女長適李氏次卽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
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拯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
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
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者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

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
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
勉皞皞熙熙以致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首
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履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

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衣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間師來告今在肝

胎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母俾堯豎跳踉以嬉惟
我揚王昔隸戎麾擢風蕩海疆絕阻飢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
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願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
聖女茂行

皇支羅圖肇開鴻祚義魏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
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悖民彝
津里之鎮主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
太子少保鄧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
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鄧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上爲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
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
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真召臣廉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
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
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
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廉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
壬辰羣雄竝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
得聚觀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
聚深喜之王祭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止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
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文餘
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
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
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難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
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
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

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
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
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眾擒士誠梟將張將
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
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
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
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
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
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
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己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圍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
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憤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抗欽震
動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
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
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
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郭山王與之聯舟大
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千里之間

湖水盡亦敵將張定邊素號最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避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友諒之子

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領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

十月從徐公克秦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帥兵由大舍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國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奔龍船親軍來後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
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
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隙敵發二十騎擣黎刺王
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
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大原其守將廓帖木兒
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
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
如王言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
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
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
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

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
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
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
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
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
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
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臣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
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又六
大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
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盛氏封開平王夫人
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

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曰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蔚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興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聖皇開天豪傑西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馳霆春孰不神練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旣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

六軍倒戈本根旣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

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宇輿哀如失一臂爰加 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且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斬國公諡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能熊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祭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天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敵

為務授以長官俄遷為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塞轉蘄

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俗給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

陞淮南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

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

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進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

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

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叅知

政事南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

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屯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
樂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
之獲其樓船人

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霰
刀之從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
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
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為內應招之速來汲給
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
奮輕太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未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
諒面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
取江之武昌取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
指揮使明年元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庐州四月友諒圍
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為之起立浮
屍蠢蠢動至數千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三
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攻
庐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
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

犯江陰京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為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濬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糧艘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偽都即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劔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夏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為之立石頌德緣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

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新國公諡曰武義十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御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幃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方氏追封新國夫人繼室由氏封新國夫人側室朱氏俞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輜戈率眾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管

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
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晉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
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
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極其于時康公江陰之恃大軍
西來視如平地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擾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天

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幸報內衛

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爾礪矛鉞爾部士卒
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公拜稽首賜死為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
其孰不為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東吳西楚蹴陳駕

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
弱十蔽遮河潼以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玄龜負碑以
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

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

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孰不壽考以樂承

平公胡嬰疾憤寘泉高琪其十

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為堂扉竅窅窅其十名垂於史謀殫於
家翻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求
無極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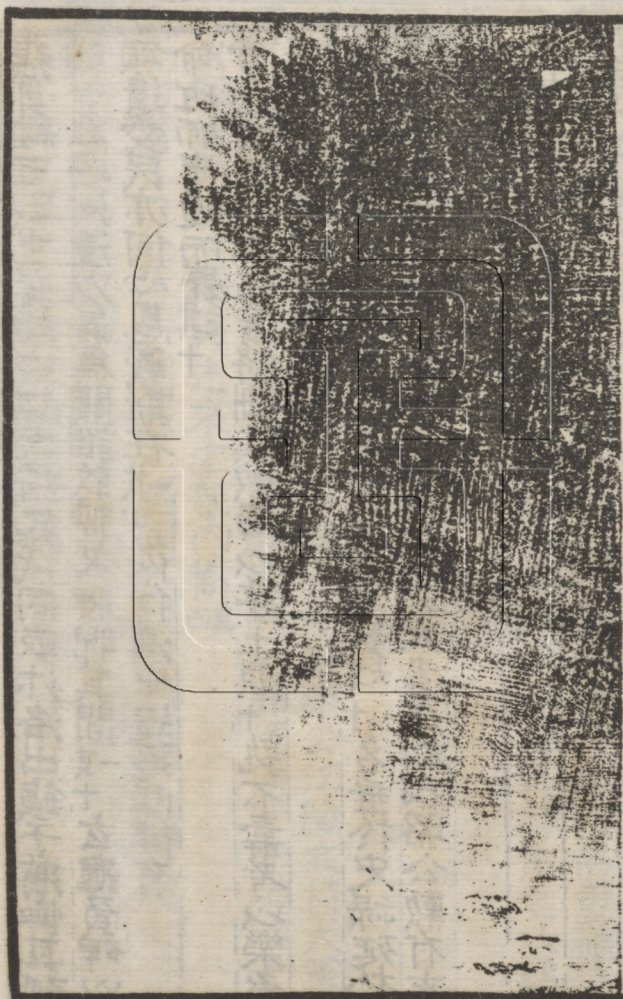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神道碑

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宋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極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
 弘展其不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
 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煙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嘘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
 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
 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
 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
 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獲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克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群類不屑屈
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為患
害屠劉其黔黎海析其室廬剽殺其玉帛公慮感迫州境即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名募強于淬瀾刀劍晝夜為禦侮計
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畧遐邇聞者多銜校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共雷動而霧集公遂帥眾而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度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漂水而定建
業構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于舊館隔城于
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
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夫大
統既集

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
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授券
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
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計聞

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塋於
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
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

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禮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
葬焉既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廉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
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
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群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
障自效見

帝之頃卽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驩然來歸
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
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煙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
歷序公之戰功次第于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群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

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伏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卽麾義旗南渡大江牛渚旣殲于湖亦
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

天兵載揚翔颺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平况此江陰勢如破
竹兵鋒所向無強不衄鄰有勅豎據浙連淮來憾大樹何哉
虬蟉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鏹破連營存除窟穴復勅雄師
定淮之東載綬載寧載約其周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據
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旣定論賞有差黃金
鑲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于齡弗變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聞者涕零宸衷憫惻為詔
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寔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

及幽宮傳臣作銘描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年私竊以為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投淚而序之曰公諱益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啟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廉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

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邪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眾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自日擊却之處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
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
石抹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
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群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
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
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
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
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餘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竇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竇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竇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竇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竇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海雲賊眾來逆戰竝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突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滅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真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兼折東都元帥府事文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發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倡儼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感縛其黨張貴李興南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權土豪周天覺孺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

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

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

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南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廖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

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毋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辭鬱成疾耳

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
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
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事付胡君
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故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
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
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

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
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
王濤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
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
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
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
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
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
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台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台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和興季汶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卽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李公欲運處川糧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將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

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

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拜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

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

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拜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

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

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

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

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

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

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陽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

下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

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

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

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

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

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上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

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

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

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

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

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竝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太

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今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憚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

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

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
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籠整飭歲時薦
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
耳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
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
享年五十五大計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肅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卽
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
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孫女二人公
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顯天
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權心與二

兄別居已久既創弟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謨
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
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惠其子弟
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惠其死者無所於
葬則以玉峯西岡為義阡聽其葬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
之賢者而石棟將軍能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
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從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
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
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析衷於理而後已其
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
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

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大傅公為尤盛聞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勦諸堅氓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螫螫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願踈髯目電焯音吐鴻鬯鍾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禮嘯呼不異鬼形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佇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微疊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會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潭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嬰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闈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
公知學術歸一原時郵漣洛旣本根所以不判枝葉繁文事
武備道乃存黃腸題奏藏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
期無諉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一

神道碑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汪
先生神道碑銘

宋濂

濂奉 敕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
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以其門
人汪文炳所撫事牘相未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
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
孫德厚之言請濂揭銘于墜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
不知而所讞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
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按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

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侯道安始自歛遷
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
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順大夫宗顏
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慶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
生高祖也會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元鼎亨景定壬戌進
士管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
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
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
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
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
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願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
意卽繫送于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
卽發其姦屏諸四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
於貨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益

仲利其財數設計憾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聚兒赤跋扈自用益有司之擊俾不得訕信其姍家王某爲郡府史藉其威尤鳴張無忌擅築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慚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椎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游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懼命大姓發廩以哺疴羸其病癘方熾者召暨

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滑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且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權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警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慮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聞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

安刀也連安一訊卽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
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
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
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
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勤
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
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護封充聖公職
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
聽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
周達乎西東園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
泲水君子謂其有漢循吏之風馬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
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

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
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
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
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
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斬黃紅巾彭黨相構亂
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
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
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瑄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
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
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
八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番
陽大將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

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平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
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
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居奇兒遣兵
來援城內恃援至戊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
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
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其
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干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
生娶戴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
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
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
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德為國子生曲

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
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
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
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事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
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
老不交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
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
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
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
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受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
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克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
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

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
下揆古無讓於今無愧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
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
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諸利切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
陵三景傳之於學者當實與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
其文衡士論九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
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
闕之死於舒李輔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
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
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
際途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
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用赴倚畀汪公薦舉於
鄉對揚大廷乃第奉常筮仕避邦不違將母上疏廟堂願從
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
隼橫驚去之弗函我民之蠢蠢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為生曾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詔倚公尋致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邇列公曰由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柱
芻看山宛水之淚邁時艱屯四郊多壘抵之車虫非公疇依
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汗秋
鏗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頭爵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
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

當嗟嘆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關
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爲人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
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至天下故子孫受其社有
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
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
襲爲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充聖字璟
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某大
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直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
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通
春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
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
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
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
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
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
郊公攝太常使盛服澹然登降有容觀者稱其達禮御史大
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
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

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
秘書郎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
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
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眾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
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方士避亂多集郡
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
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
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弼禦之公及中丞袁煥
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
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煥亦
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徐二軍
及張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一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場上

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
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
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
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
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
物稱是三月廿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
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
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
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
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

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採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禩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澆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瞭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瀟銘亡友曾公之墓賡敷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金吉陽里者已

以世齋之傳與夫轉徙之詳肯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毅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節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撥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虜虜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自發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辯惑惟日不足遂以博

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
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卽有
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
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
正公徵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
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以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
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釋騷公召里諸
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手一方仍堆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
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
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
贊決部居補苴鱗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土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

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
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
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
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卷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
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
高麗正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
不得已出之外則製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
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
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
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
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
蓋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愬故託脩貢以

覘朝廷之意

上批之曰島夷何狡儉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

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

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成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中國一視同

仁之語

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

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鐘

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謚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齊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

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
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
命只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羣布之士受國寵恩

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
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果斂柩而逝距

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
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村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

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
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

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
捐館公投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悒惟

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宜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更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共坐官舍更折互辨每至夜分嘆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蹙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

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卽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纘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爲千塗瀾其精摘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哀衰鉞誅寓於策書輿論

所乎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剛修兮所積之訖所發之深開陽闔陰
兮正芴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躑躅其中枵然何
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
列星寒光晶英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皇明文衡卷之七上

